

周克希 译文集

Recueil de traductions par Zhou Kexi

Le Comte de Monte-Cristo

基督山伯爵



Alexandre Dumas

〔法〕大仲马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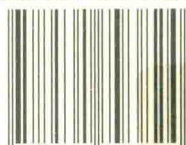
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Recueil de traductions par Zhou Xexi

基 督 山 伯 爵
— 法 —
大 仲 马
Le Comte de Monte-Cristo
▲下

ISBN 978-7-5617-9382-4



9 787561 793824 >

www.ecnupress.com.cn

定价: 128.00元

周克希 译文集

Le Comte de Monte-Cristo

基督山伯爵 

Alexandre Dumas

[法] 大仲马



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R
e
c
u
i
r
e
d
t
r
a
n
s
l
a
t
e
d
b
y
K
e
x
i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基督山伯爵 / (法) 大仲马 (Dumas, A.) 著 ;
周克希译. — 上海 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2.3

(周克希译文集)

ISBN 978-7-5617-9382-4

I. ①基… II. ①大… ②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
国—近代 IV. 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41289号

周克希译文集

基督山伯爵

著 者 (法) 大仲马

译 者 周克希

策划编辑 王 焰 黄曙辉

项目编辑 庞 坚

审读编辑 陈锦文

装帧设计 朱赢椿 青猫仙 皇甫珊珊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
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
电 话 021-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
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 门市(邮购)电话 021-62869887

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
网 店 <http://hdsdcbs.tmall.com>

印 刷 者 青岛海蓝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890×1240 32开

印 张 53.375

字 数 1287千字

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

印 次 2012年6月第1次

印 数 3100

书 号 ISBN 978-7-5617-9382-4/I·888

定 价 128.00元

出 版 人 朱杰人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021-62865537联系)

《周克希译文集》书目

- 《包法利夫人》——福楼拜
《古老的法兰西》——马丁·杜加尔
《不朽者》——都德
《伏盗亚森·罗平》——勒布朗
《小王子》——圣埃克絮佩里
《基督山伯爵》——大仲马
《幽灵的生活》——萨勒纳弗
《王家大道》——马尔罗
《格勒尼埃中短篇小说集》
《三剑客》——大仲马
《追寻逝去的时光·卷一·去斯万家那边》——普鲁斯特
《追寻逝去的时光·卷二·在少女花影下》——普鲁斯特
《追寻逝去的时光·卷五·女囚》——普鲁斯特
《贝多芬》——奥特西耶
《罗丹》——比奈
《瓦格纳》——戈德弗鲁瓦
《译边草》 附刊

题记

长篇小说《基督山伯爵》，译者曾与韩沪麟合作，据 Gallimard 出版社版本译出并在译文出版社（1991 年）出版。此次是译者重译的新译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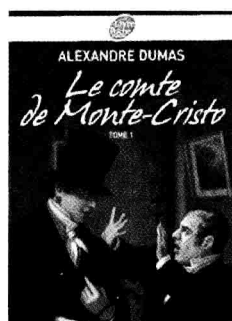
附录收入译者为新译本写的译后记。



在复旦学习五年，在华东
师大教学二十八年，使我领略
了数学之美。

从小爱看小说、杂书，又
促使我走上了有欢欣更有艰辛
的文学翻译之路。这样做，虽
然有时难免彷徨，却终于遂了
“只因为热爱”的心愿。

周克希





*Le Comte de
Monte-Cristo*

78

第 78 章
约阿尼纳专讯

弗

朗兹走出诺瓦蒂埃房间时踉踉跄跄、茫然失措的模样，连瓦朗蒂娜看了也心中不忍。

维尔福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了几句话，就赶紧逃回自己的书房。两小时后，他收到下面的这封信：

鉴于今晨揭露的情况，诺瓦蒂埃·德·维尔福先生已断无可能同意与弗朗兹·德·埃皮奈先生家族联姻。德·维尔福先生对今晨所述之事看来早已知悉，而竟未及时知照，弗朗兹·德·埃皮奈先生对此感到不胜惊骇之至。

这时候，如果有谁见到遭此打击嗒然若丧的检察官，准会相信他事无绝对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。确实，他怎么也想不到父亲会这么口没遮拦，或者说这么卤莽造次，竟然会把这段往事和盘托出。说句公道话，由于诺瓦蒂埃先生一向不把儿子的意见放在眼里，始终不屑于把这件事的真相对维尔福讲明，所以维尔福一直以为德·盖斯内尔将军，或者说德·埃皮奈男爵——怎样称呼，要看讲话的人愿意说他的名字，还是愿意称呼他的爵位而定——是遭人暗杀，而并非死于一场光明正大的决斗。

这封言辞激烈的信，出自一个从来都是对他谦恭有加的年轻人之手，这对象维尔福这样的人的自尊心，是个致命的打击。

他刚回到书房不一会儿，妻子就进来了。

弗朗兹被诺瓦蒂埃先生那么叫走，使当时在场的人都大为惊讶，德·维尔福夫人独自陪着公证人和证婚人留在客厅里，处境愈来愈尴尬。于是她决定也离开一会儿，临走前她对大家说，她去打听一下消息。

德·维尔福先生只告诉她说，诺瓦蒂埃先生向他和德·埃皮奈先生作了一番解释，其结果就是瓦朗蒂娜和弗朗兹的婚事告吹。

这个消息，对等候在客厅里的那些人难于启齿；所以德·维尔福夫人回到客厅时，只说是诺瓦蒂埃先生在谈话开始时突然发病，因而婚约自然只能推迟几天再签署了。

这种说法，实在无法让人相信，况且在这以前又刚发生过同类性质的两桩不幸事件。在场的人先是惊愕地面面相觑，随即不置一词，纷纷抽身告退。

这当儿，又惊又喜的瓦朗蒂娜拥抱了羸弱的老人，感谢他一举击碎了她已经以为无望挣断的锁链，随后就表示她想回自己房间去稍作休息，诺瓦蒂埃用目光答允了她的请求。

不过，瓦朗蒂娜并没有真的上楼去，一出老人的屋子，她就沿着走廊跑去，穿过小门来到花园。在那些接踵而至的事情中间，有一种影影绰绰的令人恐怖的东西，始终萦绕在她心头。她一直在担心，说不定什么时候，莫雷尔会脸色惨白、神色吓人地出现在面前，就像莱文斯伍德领主来怒斥拉美莫尔的露契亚负心¹那样。

她这会儿跑到大铁门跟前，来得可正是时候。马克西米利安先前瞧见弗朗兹和德·维尔福先生一起离开公墓，觉得事情不妙，就跟在他们后面。后来，瞧见弗朗兹进了维尔福先生的府邸，瞧见他匆匆离去，带了阿尔贝和夏托-勒诺一起回来，他觉着事情已无可怀疑，于是当即赶到苜蓿地准备应付面临的局面。他相信瓦朗蒂娜一有机会就会脱身跑来的。

他没想错；那只凑在铁门洞眼上的眼睛，果然看见了年轻姑娘的身影。她一改战战兢兢的常态，径直朝铁门奔来。马克西米利安一看见她的脸，就放下了心，一听见她说的第一句话，就高兴得跳了起来。

“我们得救了！”瓦朗蒂娜说。

“我们得救了！”莫雷尔重复说，几乎不相信自己能有这样的幸福，“是谁救了我们？”

“是我祖父。哦！您一定要好好爱他，莫雷尔。”

莫雷尔发誓全心全意爱这位老人，他发这个誓并没有半点踌躇，因为

1. 《拉美莫尔的露契亚》是多尼采蒂著名的三幕歌剧，本书第34章曾提及。剧中，苏格兰拉美莫尔庄园的露契亚与莱文斯伍德的领主埃德加相爱。埃德加出使法国之际，露契亚之兄阿斯顿伪造书信，让露契亚以为埃德加已变心，并趁机为她安排婚礼，迫使她嫁给布克劳勋爵。婚礼举行时，埃德加刚好回到庄园，赶来怒斥露契亚负心。后来这对情侣双双殉情而死。

此时此刻，他不单愿意把老人当作朋友或祖父那样去爱他，而且愿意把他当作神灵那样崇拜他。

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莫雷尔问，“他用的是什么好办法？”

瓦朗蒂娜刚想开口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他，骤然想到这事后面隐藏着一段可怕的秘密，而且这秘密牵涉到的不光是祖父一个人。

“等以后吧，”她说，“我会把一切都告诉您的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等我做了您妻子以后。”

这是莫雷尔最心爱的话题，一提到这事，莫雷尔就什么都肯答应。所以，他甚至答应说，一天工夫就知道这么些事情，的确是够多了，对此他应该满足。但他坚持非要瓦朗蒂娜答应他第二天晚上再跟他会面，然后才肯离去。

瓦朗蒂娜答应了莫雷尔的要求。她眼里看出去的一切都变了样；现在要她相信她会嫁给马克西米利安，可比一小时前要她相信自己可以不嫁给弗朗兹容易多了。

这当儿，德·维尔福夫人上楼进了诺瓦蒂埃的房间。

诺瓦蒂埃看她的眼神阴沉而严厉；他看起她来，向来用的是这种眼神。

“先生，”她对他说，“瓦朗蒂娜婚事告吹的事，就不用我来告诉您了，既然这事就是在这儿发生的。”

诺瓦蒂埃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。

“但是，”德·维尔福夫人继续说，“有一件事您是不知道的，先生，那就是我一直反对这桩婚事，从一开始就不赞成。”

诺瓦蒂埃望着儿媳妇，表示他在等着她的下文。

“不过现在，既然您很嫌恶的这门婚事已经作罢，我倒想来对您说一件德·维尔福先生和瓦朗蒂娜都没法开口的事儿。”

诺瓦蒂埃的目光在问：“是什么事？”

“我是作为唯一有权提出这个请求的人，先生，”德·维尔福夫人继续说，“因为我是唯一不能从中受益的人。我请求您把您的财产赐还您的孙

女——我没有为她请求您的宠爱，因为那是她始终享有的。”

诺瓦蒂埃的目光一时间显得有些犹豫：他显然是想弄明白这个请求的用意，但没能做到。

“我能期望，先生，”德·维尔福夫人说，“您的意思是跟我提的请求一致的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诺瓦蒂埃说。

“那么，先生，”德·维尔福夫人说，“我就怀着感激和愉快的心情告退了。”

她向诺瓦蒂埃先生行个礼，退了出去。

第二天诺瓦蒂埃就派人去请公证人来：前一份遗嘱作废，重立了一份，申明财产悉数留给瓦朗蒂娜，条件是谁也不能让她离开他的身边。

于是，有人算了这么一笔账：德·维尔福小姐已经是德·圣梅朗侯爵和侯爵夫人的遗产继承人，现在又重新得到祖父的宠爱，所以她有一天将会有年金达三十万利弗尔的财产。

正当维尔福府上婚事骤变之时，德·莫尔塞夫伯爵先生接待了基督山伯爵的来访。然后，他准备前去拜访当格拉尔；为了表示对这位银行家的热忱，他身穿全套少将军服，佩挂全部十字勋章，吩咐套上最好的辕马。装束安排停当以后，他就乘车前往昂坦堤道街。当仆人进来向当格拉尔通报时，当格拉尔正在记他的月结账目。

近几个月来，每逢有人在这个当口来拜访这位银行家，都甭想见到他有好脸色。

所以，当格拉尔一看见这位老朋友，就摆出一种庄严凝重的神气，煞有介事地坐在自己的扶手椅里。

平日里刻板无趣的莫尔塞夫，这会儿做出一副笑容可掬、亲热体己的模样。他满心以为，只要自己开诚布公地一谈，十拿九稳对方会以礼相待；因此，他决定不兜圈子，开门见山说：

“男爵，今天我特地登门拜访。当年说定的事，咱们一直没有具体地谈一谈……”

莫尔塞夫说这话时，期待能看到银行家脸上绽出笑容。这张脸阴沉沉的，他以为只是由于他久久不曾提起此事的缘故。但是，出乎他的意料，这张脸几乎令人无法置信地变得更加没有表情、更加冷冰冰了。

这就是莫尔塞夫话说到一半，打住不说的原因。

“什么说定的事，伯爵先生？”银行家问，仿佛他根本想不起来将军说的是什么意思。

“噢！”伯爵说，“您是个讲究礼节的人，亲爱的先生，您这是在提醒我，礼仪所要求的繁文缛节还是不能省去的。那行！没问题。您得原谅我；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，这是头一回考虑他的婚事，所以我还是个外行：好吧，我这就开始了。”

说着，莫尔塞夫挤出一个笑容，起身向当格拉尔深深一鞠躬，开口说道：

“男爵先生，我荣幸地为犬子阿尔贝·德·莫尔塞夫子爵向令媛欧仁妮·当格拉尔小姐求婚。”

当格拉尔却并没像莫尔塞夫所期待的那样欣然接受求婚；只见他眉头紧皱，听任伯爵仍然那么站着，并不请他坐下。

“伯爵先生，”他说，“在给您答复以前，我得先考虑一下。”

“考虑一下！”莫尔塞夫说，他越发吃惊了，“我们第一次谈起这桩婚事，还是八年前的事。这八年工夫，难道您还没时间考虑一下吗？”

“伯爵先生，”当格拉尔说，“天天都会有新的情况出现，即使是我们自以为考虑好了的事情，碰到新的情况也得重新考虑。”

“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莫尔塞夫问，“我简直莫名其妙，男爵！”

“我是说，先生，自从两星期前出现了新的情况……”

“对不起，”莫尔塞夫说，“咱们这不是在演戏吧？”

“什么叫演戏？”

“嘿，咱们还是有话直说吧。”

“我巴不得这样呢。”

“您见过基督山先生！”